

内米洛夫斯基

作品集

〔法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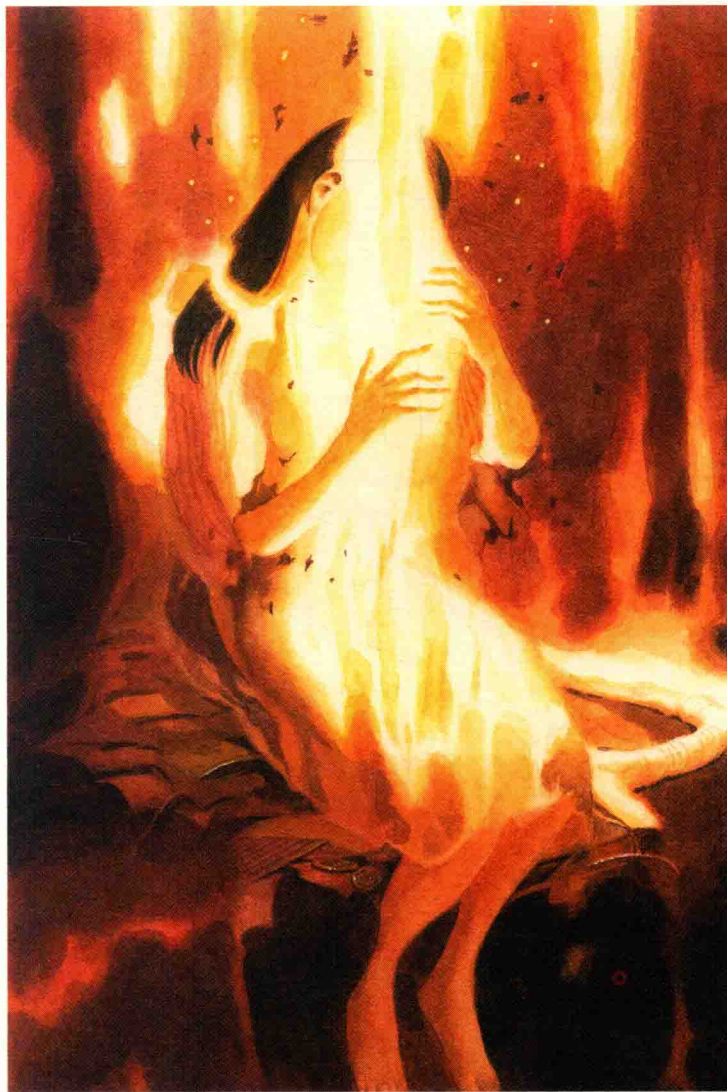
伊莱娜·内米洛夫斯基 著

黄旭颖 译



Irène
Némirovsky

孤独
之酒



非外借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内米洛夫斯基作品集

孤独

之酒

—

Le

Vin

[法] 伊莱娜·内米洛夫斯基 著

de

黄旭颖 译

Solitude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孤独之酒/(法)伊莱娜·内米洛夫斯基著;
黄旭颖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(内米洛夫斯基作品集)
ISBN 978-7-02-014199-9

I. ①孤… II. ①伊… ②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
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87377 号

责任编辑 甘 慧 何炜宏 郁梦非
装帧设计 钱 璐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 编 100705
网 址 www.rw-cn.com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48 千字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6.75
插 页 2
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199-9
定 价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录

第一部分 001

第二部分 057

第三部分 103

第四部分 141

译后记 207

第一部分

在埃莱娜·卡罗尔出生的这处地方，一阵厚厚的灰尘宣告了夜晚的降临，它们先在空中徐徐飘荡，尔后随着潮湿的夜幕落下。一片深沉的红光浮现在天际，风给城里带来乌克兰平原的气息、淡淡青涩的芬芳、泛着水和河边灯心草的清新。风来自亚洲，它滑入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，舞动凛冽的滚滚黄沙，干冷、刺骨，向西面咆哮着消逝而去，于是一切都回复平静。苍白的落日，有气无力地被青灰的云遮掩着，沉入河里。

在卡罗尔家的阳台能看到城市的全景，从第聂伯河到远处的山丘，弯弯曲曲的街道两旁摇曳的灯火勾勒出城市的轮廓，而对面的河岸和草丛里，散布着春天最初开放的花朵。

阳台四周种满精心挑选的专在夜里开放的鲜花，烟草花、水犀草、晚香玉。阳台很大，摆放着晚餐桌、椅子、一张细麻布质地的双人沙发，还有一把靠椅，那是埃莱娜的外祖父老萨甫洛诺夫的。

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安静地用餐。夜晚的小飞蛾，轻盈地舞动着米色的翅膀，纷纷扑向煤油灯的火焰。埃莱娜坐在椅子上，低头看见院子里的金合欢被月光照亮了。院子是荒芜、杂乱的，不过像花园一样种上了花草树木。夏夜里，仆人们在院里说说笑笑，有时能看见一角衬裙在阴影里挪动，不时传来手风琴的琴声或压低的呵斥声：

“放开我，死鬼！”

卡罗尔太太抬起头说道：

“他们在那儿可真快活……”

埃莱娜在椅子上几乎睡着了。夏季开饭晚，她感到双腿还在颤抖。在院子里疯跑后，腿绷得紧紧的；一想起自己追着铁环跑时不由自主发出的尖叫，她的呼吸就急促起来，那叫声像从鸟儿的喉咙里发出来似的。她的手，小小的、笨拙的手，悄悄握着她最爱的黑色小球，把它藏在口袋里，藏在衬裙底下，塔拉丹布做的衬裙划得她的腿生疼。她是个八岁的小女孩，身穿英格兰刺绣裙，腰间系着白色波纹腰带，两个别针别着个蝴蝶结。许多蝙蝠在天上飞，每当有一只悄没声息地低低飞过他们头顶，埃莱娜的法国家庭女教师罗斯小姐，总是轻轻发出一声惊叫，接着又笑起来。

埃莱娜使劲把眼皮撑开一半，看看坐在她周围的父母。她看到父亲的脸笼罩着一层黄色的云雾，微微颤动着，像光环一样，灯火在他疲倦的眼中闪烁。哦不，是真的，煤油灯冒烟了，埃莱娜的外祖母对女佣喊道：

“玛莎！把灯芯弄短些！”

埃莱娜的母亲叹了口气，打了个哈欠，边吃边翻阅巴黎来的时尚报纸。埃莱娜的父亲一语不发，用他细长消瘦的手指轻轻敲打桌面。

埃莱娜只像他一个人，她是他忠实的影像，从他身上继承了眼中的火光、大嘴巴、鬃发和棕色的皮肤。她伤心或痛苦的时候，那棕色就近似于黄色了。她温柔地望着他，他眼里看的，心里怜惜的只有他妻子，那面露不快、把他的手任性地推开的妻子：

“放手，鲍里斯……天热，放开我……”

她将灯拉向自己，其他人陷入了黑暗。她叹着气，一脸烦恼和疲倦的神情，只顾在手指上绞着头发。她个子高挑，身材苗条，是个很好的衣架子，近来有日渐丰满的趋势，她用紧身胸衣与这趋势作斗争。那时的妇女都时兴穿着这种像是护胸铠甲的胸衣，上有两个缎子做的兜，胸部就装在兜里，像篮子里装着水果。她漂亮的手臂很白，涂了粉。埃莱娜看着她那雪白的皮肤，白皙、慵懶的双手和修成爪状的指甲，不禁生出一种奇怪的、近似厌恶的感觉。最后，随着埃莱娜的目光落到外祖父身上，她已把全家人都看了一圈。

月亮把光辉静静地投到椴树顶，山丘后有夜莺在歌唱。银白闪亮的第聂伯河缓缓流淌。卡罗尔太太的后颈被月光照亮，那一点亮光，像坚硬而紧实的大理石，也照亮了鲍里斯·卡罗尔的银发和老萨甫洛诺夫细密的络腮胡子，还微微照亮了外祖母那下巴尖尖、布满皱纹的小脸。她还不到五十岁呢，就显得那么苍老，那么倦怠……寂静笼罩这座外省的城市，它被遗忘在俄罗斯的深处，寂静得沉重，深远，忧愁得令人无法逃避。突然，一辆汽车打破了寂静，从马路上跃上喧哗的人行道。跟着是一阵可怕的轰鸣声、轮胎摩擦声、咒骂声，然后雷鸣般的轰响声远去了……没了……寂静……翅膀掠过树梢……乡间小路上远远传来的歌声忽然被打断，取而代之的是争吵、吼叫、宪兵靴子的踏步声、醉了酒，被人拽着头发拉去警局的女人的哭嚎声……然后重新恢复了宁静……

埃莱娜轻轻掐着自己的胳膊以免睡着，她的脸颊红得像火，黑色的发髻遮着脖子。她把手伸到头发下边，将它们撩起来，她愤愤地想起来，就是这长发在奔跑中被男孩子们抓住，害得她

挨打。她带着骄傲的微笑回想起自己在滑溜的池塘边保持住了平衡。她很疲惫，心里觉着美好，四肢却饱受折磨；她偷偷抚摸着受伤的膝盖，膝盖至今还淤青，伤痕累累。热血无声地撞击着她的身体，她的脚不耐烦地踢着桌腿，时不时还踢到外祖母的腿，外祖母没吱声，免得她挨骂。卡罗尔太太用尖利的声音说：

“把你的手放到桌上。”

然后她又拿起时尚报纸看起来，一边叹气，一边有气无力地轻声读道：

“柠檬色斜纹软绸茶会装，上身饰十八个橙色丝绒结……”

她指间绕了一小缕头发，乌黑发亮，出神地用头发轻抚双颊。她觉得很无聊：她不喜欢像城里其他妇女那样，一过三十岁，就聚在一起打牌、抽烟。她可不愿意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，要她感到幸福，只有在酒店，在摆放了床和手提箱的房间里，在巴黎……

“啊！巴黎……”她闭上眼出神。在“司机和马车夫聚会”的小咖啡馆用餐，需要在车厢里过夜，虽然三等车厢里衬着布的座椅并不舒适，但她一个人，自由自在！这儿呢，每扇窗户里都有双女人的眼睛望住她，看她来自巴黎的衣裙、化了妆的脸和陪伴她的男人。这里，每个已婚女人都有一个情人，孩子们称之为“叔叔”，丈夫们和他们一起打牌。“那么，找个情人有什么好处呢？”她心想，思绪回到巴黎的街道，陌生的男子追随着她……至少，这迷人、危险、令人兴奋……和一个陌生男子拥抱，不知他来自何方，也不知他姓甚名谁，未来再也不会相见，只有这样才能令她激动地颤抖，这是她一直追寻的。她想：

“啊！我生来就不是个甘于守着丈夫和孩子的有钱人的太太呀！”

晚餐这时倒是结束了，卡罗尔先生推开盘子，把一个去年在尼斯买的赌盘摆到面前。大家都围上来，他用力把象牙滚珠掷出去，不过，时不时的，当手风琴更大声地在院里回响，他会举起修长的手指，一边继续掷滚珠，一边跟着打节拍，拍子惊人地准，他还半张着嘴，吹口哨附和。

“你还记得尼斯吗，埃莱娜？”卡罗尔太太问。

埃莱娜记得尼斯。

“巴黎呢？你没忘记巴黎吧？”

一想起巴黎、杜勒里花园，埃莱娜就觉得心软软地融化了。棕黄的树叶映着冬日的天空，雨丝散发出温柔的气息，暮霭沉沉的傍晚，一轮淡黄的月亮缓缓爬上旺多姆广场的圆柱……

卡罗尔全然忘了周围还有人，他使劲用手指敲打桌子，看着那粒小滚珠疯狂地旋转，兜圈，心想：

“黑，红，2，8……啊！我差点就赢了……一赔四十四。本钱不过一个金路易。”

可这一切几乎太快了，教人来不及享受运气或冒险带来的快乐，来不及因失败而绝望或因胜利而雀跃。赌纸牌，好极了……可他实力还太弱，太穷了……有一天，或许吧，谁知道呢？

“啊！上帝。啊！我的老天爷呀！”老萨甫洛诺夫太太机械地发出感叹。她的一条腿有点瘸，走得很快；脸上的皱纹，像被泪水洗平了，如同一张旧相片；黄色的脖子上满是皱纹，围着褶子花边领圈。她身穿白色短上衣，总是把手放在平坦的胸前，仿佛每说一个字都会让她的心跳出来似的。她永远那么忧郁、哀

怨、胆怯，一切对于她都是唉声叹气的借口。她说：

“哦！生活真糟！上帝多可怕，男人们都狠心……”

接着对她女儿说：

“去吧，你说得对，贝拉。趁着还健康，享受生活吧！吃……你要这个？你要那个？你要我的座位、我的刀、我的面包、我的那份？拿去……拿去，鲍里斯，还有你，贝拉，还有你，乔治，还有你，我亲爱的埃莱娜……拿去吧，我的时间、我的照料、我的血、我的肉……”她说话时好像正用她温柔而黯淡的眼神注视着他们。

可没人领她的情，于是，她缓缓地摇了摇头，使劲叹了一口气：

“好，好，我闭嘴，不说话了……”

而乔治·萨甫洛诺夫，则光着头，直起他干瘦的高大身躯，认真审视他的指甲。他每天要挫两次指甲，第一次要花整个上午，第二次则在晚餐前，他对妇女们的谈话不感兴趣。鲍里斯·卡罗尔是个粗人。“他能娶到萨甫洛诺夫家的女儿该是多么幸福啊……”他摊开报纸。埃莱娜读道：“战争……”

她问：

“会有战争吗，外公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她问完，大家都打量了她一下，开口前先顿一顿，首先当然是为了看看她母亲对女儿这话的态度；其次，或许因为她还那么小，离大人的世界那么远，让人觉得要到达她的世界得费不少劲。

“战争？你从哪儿听来的？……哦！也许，不知道……”

“我希望不会爆发。”埃莱娜说，觉得这是她该说的。

可他们都嘲笑地看着她。父亲微笑的脸上带着一种温柔、伤感、嘲弄的表情。

“你可真聪明啊你，”贝拉耸耸肩说，“如果发生战争，衣料就会卖得更贵……你不知道爸爸有一家衣料厂吗？……”

她笑了，但笑不露齿。她的脸被薄薄的嘴唇划出锋利、生硬的一道线，那两片嘴唇永远闭着，或许是为了让嘴显得小些，或许是为了遮掩下颚的一颗金牙，又或许是为了显得更高雅。她抬头看看时间：

“好了，去睡觉吧……”

外祖母在埃莱娜经过时用一只手臂揽住她，焦虑的眼睛和疲惫的面容此刻舒展开来：“亲亲，亲亲外婆……”埃莱娜不耐烦，心里使坏，暗中恼火，任由她抱着，老太太越发将她贴在身上使劲揉搓。

埃莱娜唯一乐意接受并回应的只有父亲的吻。只有他的血液、灵魂、力量和软弱才让她感到可爱和亲近。他如雪的银发拂着她，月光将头发照得微黄。他的面容依然年轻，不过已经有了皱纹，双眼时而深邃忧郁，时而狡黠快活、炯炯有神。他笑着拽了她的发髻：

“晚安，雷努西亚，我的小宝贝……”

她离开了他们，内心恢复了宁静，欢乐，纯粹而不掺半点杂质的温柔。她握着罗斯小姐的手，上床睡着了。罗斯小姐在油灯的金黄光晕里做针线活。光线穿过她瘦弱的小手，她没戴戒指。透过大褶白色窗帘，一道月光投进来。罗斯小姐心想：“埃莱娜需要添裙子、罩衫和袜子了……埃莱娜长得太快了……”

不时地，一点声响，一丝亮光，一声惊叫，一只蝙蝠的影子，白色平底锅上的一只蟑螂，一切都让她胆战心惊。她叹道：“永远，我是永远住不惯这国家了……”

埃莱娜坐在她房间的地板上玩。这是一个春天的夜晚，明净、温和。黯淡的天空就像一个混浊的水晶球，在最远的深处蕴含着—道红色火焰留下的火热痕迹。客厅的门半开着，一支法国抒情歌曲传入孩子耳中。是贝拉在唱歌。当她不挫指甲，不躺在餐厅脱了线的旧沙发上唉声叹气的时候，她就会唱歌。她坐在钢琴前唱着，一只手懒懒地伴奏，当唱到“爱情，爱人”时，她发出一种热烈、急切的声调，双唇不再紧闭，徐徐吐出多情的歌词，往日尖利慵懒的嗓音变得喑哑温柔。埃莱娜静静走到门口，目瞪口呆地望着她。

客厅铺着仿丝布料，从前鲜活的色彩，如今布满灰尘、黯淡无光。卡罗尔的工厂里生产这种厚棉布，味道闻着像胶水和水果，村妇用它们剪裁礼拜日穿戴的裙子和头巾。不过家具都来自巴黎，巴黎的郊区圣安东尼——绿色和紫红的圆矮凳裹着长毛绒布、木头雕刻的大烛台、各色珍珠镶边的日本灯笼。一盏台灯照亮了被遗忘在钢琴盖上的抛光器。灯光让贝拉的指甲闪闪发亮，它们又圆又鼓，尖尖的，像瓜子。每当她少有地产生出母性的温柔，把女儿抱紧在胸前，埃莱娜的脸和光着的手臂几乎总会被她的指甲抓伤。

小女孩细步走上前去。贝拉时不时地停止弹唱，手落在键盘上，似乎怀着希望在等待、倾听。可外面是春季冷漠的寂静，只有急躁的风吹来亚洲无尽的黄沙。

“当——一切——都——结束。”卡罗尔太太哀唱道，咬紧

牙齿。埃莱娜心想：“和她吃水果时一样。”母亲细细的柳眉下闪亮的大眼睛显得如此空洞、迟钝，眼中满是泪水，闪烁的泪珠涌上她的眼眶，却没有流下来。

埃莱娜站在窗前，看着街道。有时，贝拉的姨妈会经过这里，她坐着由两匹马拉着的老四轮马车，车夫一副波兰式的打扮（丝绒马甲、红色灯笼袖，帽子上插着孔雀羽毛），这位姨妈属于年长一辈的萨甫洛诺夫家族的分支，这一分支仍然富有，没有将财产挥霍一空，不需要将女儿嫁给卑微的犹太人，某个底层社会的工厂经理。莉迪·萨甫洛诺夫是个小个子，笔直身板，尖脸，皮肤干燥呈暗红色，大眼睛又黑又亮，胸部受着癌症的折磨，她对此不甘屈服。因为怕冷，她裹在鼬鼠毛皮领里，见到外甥女，她只略微低低下巴，冷淡地打个招呼，嘴唇紧闭，心不在焉，目光茫然，充满冷峻和轻蔑。有时她儿子坐在边上，马克斯还是个少年，瘦瘦的，穿着高中的灰色制服，戴着标有皇室鹰徽的鸭舌帽，细长的脖子上小脑袋抬得老高，和他母亲一样高傲、放肆、惹人厌恶。从侧面看，他像一只钩子，他好像也知道自己瘦，如同他知道随从和马的装备很华丽，膝盖上披的英格兰方格花呢毛毯质量上乘。他的双眼冷漠无神，若在街上遇见，埃莱娜会被罗斯小姐从后面轻轻一推，不情愿地对他们低头致意。马克斯简短回礼，姨婆则透过长柄眼镜怜悯地端详她，金色手柄在太阳下闪闪发光。

可今天，仅有一辆出租马车慢吞吞从窗下经过，上边坐着一位妇人，怀里像抱着一包衣物似的紧紧搂着一个孩子的棺材。平民百姓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免去丧葬费用。妇人的表情很平静，她在嗑葵花子，面带微笑，也许是庆幸少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嘴，或

是宁静的夜里少了一声哭喊

突然，门开了，埃莱娜的父亲走进来。

贝拉一激灵，盖上琴盖，不安地望着她丈夫，因为他从来不曾这么早从工厂回来。埃莱娜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父亲脸上青筋微暴，一阵阵地抽动凹陷的两颊。后来，她才明白这是男人失败的标志，也是灾难的唯一预兆。因为不管在当时还是后来生病、衰老，鲍里斯·卡罗尔都不曾用过其他的表达方式。

他走到客厅中央，显得有些犹豫，脸上强挤出一丝生硬的笑容，说：

“贝拉，我丢了职位。”

她惊呼：

“什么？”

他耸了耸肩，简短答道：

“你听到了。”

“他们解雇了你？”

卡罗尔紧闭着嘴不吭声：

“是的。”他终于应了一声。

“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干了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没干。”他的声音嘶哑虚弱，从咬紧的牙缝里小心翼翼发出一声微弱的叹息，埃莱娜感到一阵莫名的怜惜。他随便找了张椅子坐下，一动不动，蜷着背，垂着双臂，盯住地板，嘴里机械地吹着口哨。

贝拉神经质的尖叫吓了他一跳：

“你疯了吗！什么也没干！……他怎么说的？是什么……？天哪，我们一贫如洗了！”